

追思表侄女婿

我於一九四七年春天離開故鄉棗陽，一九七九
年秋季南京市香鋪小學退休，第二年春回湖北探親訪
友。在「棗陽師範學校」族孫女愛倫家落腳，由她當
嚮導陪我到各親友家探親。

首先去看望劉逢吉，他正在市供銷合作社辦公室
聚精會神伏案寫東西。見我們突然造訪，非常驚喜！
特別是看到我這位來自遠方的表姑，更加熱烈歡迎，
熱情接待。我們幾十年才相逢，很不容易，倍感親
切、激動、高興！歡樂的情景難以言喻！自然話語千

萬，真是敘不盡，談不完。因為是逢吉上班時間，我
們不便久打擾，只好依依而別。

後來，我和孫女又去他家幾次，總是歡聲笑語，
暢談不盡。可惜他的老伴兒——我的輝漢侄女不在家
（在襄樊大女兒處帶寶寶），否則，更加親熱，但他
却仍然非留我們吃飯不可。

逢吉很樸實、勤儉、能幹，又肯吃苦，博學多
才。很會撰寫《棗陽縣志》、《棗陽財貿志》都傾注
了他的心血和汗水。曾寄了一大本《棗陽財貿志》到



謝芬德

上圖左起作者謝芬德女士、
劉夫人陳輝漢女士、劉逢吉
鄉親之合影

南京我家，使我對故鄉的經濟和財貿有些了解，我很感謝他。因為逢吉善於寫作，我便把他推薦給台灣李發強先生，他是棗陽「同鄉會」的總幹事。又是《棗陽文獻》年刊的總編輯，對我的推薦非常感謝；後來，劉逢吉果然為「文獻」寫了大量的有關棗陽各方面詳細情況的文章，增進了鄉親對故鄉的了解，豐富了讀者的知識，同時也沒有浪費作者的才華。也是他對鄉親們的熱愛和奉獻。

逢吉到南京我家幾次，他很忙，有時僅吃餐飯就走了。最後一次是一九九四年國慶期間和輝漢一道來的，我陪他們玩了幾個重點名勝景點（總統府、明孝陵、中山陵、雨花台、玄武湖），大女兒請客人們在夫子廟「李香君故居」品嚐了秦淮小吃，參觀了此故居，我自然奉陪大家留了影作紀念，玩得快樂盡興。遺憾的是他們歸心似箭，僅四天就要走，我無論如何挽留不住，逢吉幽默的說：來時，在兒子、媳婦面前只請了一個星期的假，孫子上學要吃飯，他們有重要任務。孫子是「小皇帝」，我只好讓來去匆匆的夫婦倆回去。好在來日方長，後會有期。

八年後，即：二〇〇二年暑假，我第二次回湖北探親訪友，帶了個上大學的孫子。（我虛年八十二歲，獨自出遠門，兒女們不放心）這次，事先和逢吉聯繫好了，住他們家。不巧，到的那天適逢下雨，然而，熱情的逢吉居然早已在路邊商店門口迎接我們。到了他家門口，輝漢侄女也在樓梯口歡迎我們。進了客廳，我往沙發上一坐，如同到自己家一樣，輝漢們問長問短，殷切招待，我感到非常溫暖、快樂和幸福，他們把當教師的大媳婦叫來特地為我們做飯、菜。餐餐豐盛的美食，讓我們吃得又香又甜。逢吉又喊他們的孫子來和我的孫子玩，兩人同年，開學都上大，很快成了好朋友。清晨，逢吉搶個大水瓶到街上買豆漿和早點，我們吃得肚飽嘴油。然後逢吉又去買菜。下午陪我參觀市容。市貌的變化，高樓比廿二年前多了，市面也多了繁華，馬路寬又長，兩邊綠化帶上的夾竹桃花開得很鮮艷，笑迎我這位浪跡南京歸來的遊子，無比的快樂。逢吉邊走邊講解，很晚，我們才回家，他和輝漢都七十好幾歲了，身體都不太好，天熱，保姆又回去了，我奶孫給他們添了不少麻

煩，過意不去，第四天，我們暫別了，到王城、烏金二鎮附近看望別的親人了，兩天後，和孫子又回逢吉處，又見他們廚房掛了好大一條魚和一隻雞，可惜我們來不及吃，第二天，我們正式和逢吉夫婦告別，只以為「來日方長，後會有期」，誰知這次分別竟是永別！真未料到啊！難測呀！

逢吉工作能力強，又勤懇敬業，參加過家鄉許多種工作，也吃了好多苦。他的人生旅途很不平坦，經歷了太多的坎坎坷坷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，是他深重的災難。他的妻子兒女被迫四分五散，身體受到摧殘、折磨，痛苦不堪！精神、物質、經濟各方面受到嚴重的打擊和損失，真是日月無光，黑夜難明。所幸由於他意志堅強、勇敢、心胸開朗、豁達，才很不容易挺過來了，更由於鄧小平的好政策，挽救了逢吉和他一樣的一千萬萬個無辜者。他才恢復了工作和一切公平的待遇。兩雙兒女也才恢復了四個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。夫婦倆又過上平靜安樂的日子。他們知足常樂，享受到陽光美滿的幸福晚年生活。

誰知好景不常，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」，有一年逢吉遭遇到特大的不幸：半年之內先失去了兩個兒子，長子尿毒症，雖醫治，仍人財兩空，次子突然腦溢血，來不及治療而去。所謂「白髮人送黑髮人」乃人生最大不幸事，逢吉夫婦突然遭遇沉重的打擊和刺激。悲痛萬分，無法接受這種天降大禍，精神幾乎瀕臨崩潰，深陷悲哀的深淵怎麼過呀！我也非常難過，在信中沒少勸說安慰，過份傷心的二位老人，時光是療傷的良藥，很久，在至友親朋的勸慰中，在他倆的思想中鬥爭中，很不容易才慢慢脫離了苦海，振作起精神，才又拿起筆寫信，撰文，恢復了正常生活，可是，多年後，即兩年前，又失去了老伴兒，使他又深陷於悲哀痛苦之中，我得知此不幸消息時，立刻給他去了電話，他說他今後的日子不好過，我勸慰一番，接著又寫了信去，但是，未收到回意。我盼了很久，仍未見回答，我和逢吉通信十年從沒有間斷過（除非他生病住醫院）。盼望很久，仍無音訊，以為他住女兒家或又生病住院了。又等了些時，始終無回信，我著急了，不得不懷疑，猜想大概出了



劉逢吉與夫人陳輝漢在武當山南岩前合影

意外，便託人打聽逢吉的消息，結果，族侄在電話中對我講，說他於正月去世了，天呀！果然被我猜著，怎麼好好的一個人，這麼快就沒有了，真令人震撼；難以接受，太悲哀、可嘆、惋惜！我難過得久久沉浸於憶域裏，思緒千萬，想到他曾經大病一場，經搶救幾天撿回一條命。病後信中對我說：經過大病，他什麼都看透了、想開了。於是，他買了手機和液晶電視

機，準備享受，叫我也要享受，別要享受，別把金錢看重了。他也以為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他又說：還想看到美國讀博士的孫子劉純悅娶妻、

生子，抱抱重孫。還說：又好和我通信，為《棗陽文獻》寫文章。唉！誰知吉人未天相，許多願望未實現竟去了天國。太悲慘了！我和他不僅是親上加親的親戚而且還是筆友，他為我刪改過文稿，鼓勵我多寫，他和我磋商過他寫的文章內容，我幫他在南京圖書館找材料。他的回憶錄——《崢嶸歲月》出版了，首先寄給我一本請我找找錯別字，很信任我，把這本「回憶錄」當無價寶，它是精神糧食，是預防痴呆症的良藥，我常閱讀，受益匪淺，我謝謝逢吉，此「回憶錄」成了永久的紀念。

逢吉為人厚道，善良，又熱心，對國家、人民、親友都有奉獻和幫助，盡了心，盡了力，他一生無愧無憾。

逢吉呀！你再活十年八年也不多，一定是為了解脫病痛和哀傷（與喪老伴兒僅兩個月）竟早早赴天國，那裡沒有病痛和哀傷，是個自由、快樂、幸福的世界，願你在那兒多多享受，好好安息吧！

永遠懷念你的表姑 謝芬德

2011.10.11 於南京